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

肖洛霍夫研究文集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А. Шолохова

刘亚丁 编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肖洛霍夫研究文集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А. Шолохова

刘亚丁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洛霍夫研究文集 / 刘亚丁编选.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926-8

I. ①肖… II. ①刘… III. ①肖洛霍夫, M. A. (1905~
1984)-人物研究 ②肖洛霍夫, M. A. (1905~1984)-文学研究
IV. ①K835.125.6 ②I512.065



中国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6260 号

书 名 肖洛霍夫研究文集

编 选 者 刘亚丁

责任编辑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4

字 数 282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26-8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容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

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想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

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编者序

同古老的荷马研究相比,肖洛霍夫研究史只算得了千米长跑的头一步,但参赛的人——操持肖洛霍夫批评的研究者,却你争我斗,各擅其长。读者从头两篇文章中嗅到的,恐怕不光是发令枪的硝烟味。1982年孙美玲先生曾选编了丰厚的《肖洛霍夫研究》,将苏联和国外重要的肖氏研究论著集为一册。现在我们又选编这本肖氏研究论著资料集,诚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更何况苏联解体、俄罗斯建立,令人对苏联历史、对肖洛霍夫其人其作不免要另眼相看。这些文章撩开了苏俄和国际肖洛霍夫研究史的小小一角,它们或折射文学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批评风习,或披露肖洛霍夫经典化的曲折内幕,或阐扬《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独特贡献,或辨析《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揭露历史真相的曲笔,或解读《一个人的遭遇》中老吏断狱般的透彻,虽然旨趣各异,但都在肖洛霍夫研究史上刻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我们特地以地区为类、发表的时间为序(除新披露的档案外)编排文章,纵览近八十年发表的有关文章,读者诸君或许可以隐约感受到世界范围内肖洛霍夫研究取向的嬗变。本书可与《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孙美玲先生选编的《肖洛霍夫研究》同时阅读,以期获得有关肖洛霍夫研究比较全面的信息。

1

在选编、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肖洛霍夫研究尚在进行,本书所选未必皆当,遗珠之憾良堪嗟惜,翻译错讹亦在所难免,所以祈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正。

编选者序 1

第一辑 苏联及俄罗斯评论

为什么白卫军喜欢肖洛霍夫? 3

A. П. 多夫任科

一部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 7

H. П. 扬切夫斯基

1940—1941 年斯大林奖评选委员会文件中有关肖洛霍夫的资料
..... 27

斯大林奖评选委员会

《静静的顿河》思想艺术构思中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形象
..... 56

安·勃里吉科夫

以人民生活为重——论肖洛霍夫的创作个性 105

亚·赫瓦托夫

《静静的顿河》的风景描写与其作者和主人公 129

维克多·古拉

《静静的顿河》中的真理思想 136

E. 塔马尔钦科

《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曲笔 145

瓦·奥西波夫

《一个人的遭遇》中的“普通苏维埃人”的艺术概念 163

纳·列伊德尔曼 马·利波韦茨基

第二辑 其他国家及地区评论

肖洛霍夫独具匠心的正统 177

安托万·维茨

论肖洛霍夫的诗艺同现代主义潮流的对立性与一致性

..... 180

杰里·F. 弗兰内克

肖洛霍夫的哥萨克世界 190

D.H. 斯图尔特

论《静静的顿河》 208

格奥尔格·卢卡奇

论《被开垦的处女地》 241

格奥尔格·卢卡奇

论《静静的顿河》中的辩证矛盾 269

罗兰德·奥皮茨

《静静的顿河》与托尔斯泰 279

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

《静静顿河》的回归 295

克洛德·费鲁

第一辑

苏联及俄罗斯评论

为什么白卫军喜欢肖洛霍夫？

作者 [苏联] A.П. 多夫任科

译者 刘亚丁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刚一出来，一片叫好声。

甚至皮利尼亚克也叫好。皮利尼亚克称赞道：肖洛霍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写作。这让肖洛霍夫很是高兴。

赞扬得最过分的是绥拉菲莫维奇同志。他写了有关《静静的顿河》的兴奋不已、乱七八糟的文章，在文章中肖洛霍夫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黄嘴雏鹰。

文章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作家既年轻又壮实，无产阶级文学终将有所增益……”

无产阶级文学倒是增益了，可是突然侨民文学也随之受益。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得到柏林的白卫军出版社“彼得大都会”的翻印。

彼得大都会正是出版皮利尼亚克的反革命小说《红木》的出版社。

要理解白卫军为什么出皮利尼亚克的东西并不困难。

但是肖洛霍夫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作家的、被整个无产阶级批评界歌颂的、被宣布为无产阶级文学顶峰的作品，会是对白卫军来说可以接受的东西？

肖洛霍夫不愧为模范学生。

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古典作家。这有助于无产阶级作家解决仅靠准确的观察方法若干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这样的任务：一个受伤的

人,在他失去知觉的时候感受到了什么呢?作家在这个领域的观察,不但没有,而且是不可能的。鬼才知道他感受到了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向古典作家们学习。一位古典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相信,保尔康斯基在失去知觉(临死)时,内心有下列感受:

“他觉得从羁绊自己的力量中解脱出来了,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肖洛霍夫学了。受伤的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完了’,一种轻松的意识像蛇一样溜过。一阵嗡嗡声,还有黑暗的空洞。”

于是被作家的洞察力震惊的读者就会得知,失去知觉的受伤者会感到轻松,于是读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另一个心理学的任务也有类似的解决办法,它涉及到一个人想杀死另一个人时的感受。

请看在《战争与和平》中:

“过了瞬间,罗斯托夫的马的胸膛撞到了军官的马的屁股,这时几乎撞了个人仰马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罗斯托夫举起了马刀……”

而在《静静的顿河》中:

“葛利高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拨转了马头。眼看着……用马刀……”如此等等。委实非常古典。

遗憾的是,这样的古典性会导致悲惨的后果。

在列举了《静静的顿河》的成就后,绥拉菲莫维奇同志指出,肖洛霍夫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阶级”、“斗争”,但是社会的分化在《静静的顿河》中是能够感觉到的。

但是关于这点,还可以举出别的意见。在自己非常有趣的文章(《文学中的富农和贫农》,《青年近卫军》,1929年第15期)中,托姆同志写道,肖洛霍夫描写了富农和富农哥萨克的经济。

两个家庭是带着爱和温情从内部展示的;就像当年贵族作家展示自己的领地、庄园和家一样。

请看看格利沙特加吧,那富农科尔舒诺夫的父亲,多么可爱、有名望的老头呀。正在冷却的血已经不能温暖他的身体了。可怜!可爱!真替他惋惜!娜塔莉亚·科尔舒诺娃嫁给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多幸福呀!可有好日子在等着她。